

第41届楚才写作大会特等奖作品展示

爸爸从“魔兽世界”归来



“写文像画画，你眼睛看到什么，就画什么，就写什么。相信你自己，你身边的故事就是最棒的写作素材。”

——王婉翮

作者:王婉翮
学校:武汉大学第二附属小学(工学部)
年级:三年级
指导老师:朱姣

“爸爸，能不能陪我玩会儿五子棋啊？”

“等我打完这把。”我最喜欢和爸爸下五子棋了，可他老爱说“等一会儿”，等的是他从《魔兽世界》里出来。半个小时过去了……

“爸爸，好了没有啊？”

“别吵别吵，最后一个BOSS了（《魔兽世界》里怪物的首领——编者注）。”

我又等了二十分钟，坐不住了，“爸爸，打一个BOSS要打这么久吗？”

这一次，爸爸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，索性懒得理我了，我看着他像个鸵鸟般趴在那儿，头上青筋暴起，哼，说好了陪我玩的，都这么半天了就知道打游戏！

我气呼呼地去找妈妈。妈妈说，《魔兽世界》是爸爸最爱的游戏。早在爸爸认识妈妈之前，他就迷恋这个游戏，为了游戏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。后来爸爸遇见了妈妈，妈妈原本对游戏一窍不通，爸爸却想把妈妈变成他的队友，陪妈妈从零开始练新号，取名叫“西米露”，还把自己的游戏名改成“龟苓膏”，只因那时龟苓膏和西米露都是妈妈的最爱。

可妈妈对游戏实在提不起兴趣，有一次她跟爸爸谈条件：陪他打一会儿游戏，爸爸就得陪她去逛街。结果可怜的爸爸在山洞里不停地被“打死”“复活”“又倒下”……打了一个下午也没能活着走出来，逛街当然也泡汤了。

后来，妈妈学聪明了，常常一边发呆一边陪爸爸打游戏，可是“跟随功能”遇到山坡就不好使了，妈妈不知道要蹦起来，就跟丢了。爸爸发现她消极怠工，从此再也不要求妈妈打“魔兽”了。

但妈妈有足够的包容。在我出生的前一年，她还特意买了联盟和

部落的情侣装T恤，陪爸爸去看“魔兽”电影的凌晨首映式，把爸爸感动坏了。

再后来，爸爸就盼着我的出生，希望我是一个男孩，能陪他一起打“魔兽”。他对妈妈说：“这个游戏我再打二十年都不会腻！”

没想到我是一个女孩，一个和妈妈一样讨厌爸爸打“魔兽”的女孩。因为他一打起“魔兽”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完全忽略我和妈妈说什么、想什么，更别提陪我玩了。

有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和妈妈在外面吃饭回来晚了，楼下的灯又坏了，黑得让人害怕，我们打电话给爸爸，想让他下来接我们，他居然说：“你们在楼下等会儿，我打完就下来。”

什么？这么冷的天让我们俩在楼下等？

“我是MT（Main Tank的缩写，主坦克，是团队中一名有着特殊身份的战士——编者注）走不开，这时候走了全团都得灭！”他还理直气壮，“你们总不希望我做那个不负责任的人吧！”

那你对我们就不可以不负责了？我晕，在心里大声质问。

那次到家后，妈妈终于爆发了，他们吵了好久。

后来，爸爸依然爱打游戏，吃饭的时候打，上厕所的时候打，走路的时候还看游戏直播，可是他好像不再打“魔兽”了。听妈妈说，爸爸不打联网游戏了，是为了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，能随时停下来。

于是我和妈妈悄悄做了件大事——偷偷登录了他的游戏账号，把他玩了多年的“圣骑士”形象复制在网上定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办。

那天，爸爸看到他电脑旁的“龟苓膏”手办，怔住了，第一次没说“等一会儿”。他转过头，眼睛亮亮地说：“安安，我们来几把五子棋吧！”

小作者访谈

王婉翮：把生活“画”成作文

“安安，我们来几把五子棋吧！”这句看似平常的邀请，却是王婉翮等待已久的回答。在获奖作品《爸爸从“魔兽世界”归来》中，她用真实而生动的笔触记录了爸爸从沉迷游戏到回归家庭的转变，道出了无数孩子对陪伴的渴望。

谈到自己的获奖作品，王婉翮笑着说：“我写的都是身边的真事呀。决赛那天，看到‘_____归来’这个半命题，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爸爸。我一直希望爸爸能多陪陪我，可他老爱打游戏，我特别委屈。”

她没有刻意编造情节，而是像写生一样，把生活中的委屈、期待与感动如实记录下来。爸爸对游戏的痴迷以及为家人做出的暖心改变，都成了她笔下最鲜活的素

材。“正是这些平常的家庭小事给了我灵感。爸爸的改变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爱。”

王婉翮写作文有个小秘诀：她喜欢画画，“我发现画画和写作文是一样的，都需要仔细观察。画画用线条，作文用文字，都是在画图呀。”

当被问到爸爸打游戏是什么样子的时，她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身体往前一趴，后背拱起来，一只手握着鼠标，食指在空气中哒哒哒地点着，活像一只趴在电脑前的大熊。“我平时就爱观察，”她认真地说，“上学路上的花草、家里人的小动作、天气变化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有意思的瞬间就存着，写作文的时候能用上。”

王婉翮的语文老师朱姣说，学校鼓励真实表达与独特视角，欣赏

孩子说真话、写真情，让写作成为表达自我的快乐方式。王婉翮正是这种教育理念下成长的佼佼者。班级里的“漂流日记”是她练笔的沃土，起初写家中小鱼，描述略显单薄，经过老师点拨和同伴交流后，便能写出鱼儿争抢食物、悠闲吐泡泡的鲜活模样，观察力与表达力在日积月累中稳步提升。

家庭的陪伴同样不可或缺。妈妈是王婉翮最亲密的写作搭子。每次旅游回来，她都会和妈妈一起写旅行日记，写完交换着看。她说：“妈妈写的东西，逻辑特别清楚，我看着看着，自己的写作思路也变清晰了。”这种亲子共写的模式，让写作变成了有趣的互动，也让她养成了记录生活的习惯。（采写：李琳）

推荐词

孩子沉迷游戏，是天下家长心中的一大痛点。这篇文章里“反串”了，游戏成瘾的是孩子气十足的爸爸。好在爸爸是有共情和自律能力的，最后，那个能陪我、能顾家的爸爸回来了。文章很有趣，特别是在“我”出生前，更“年轻态”的爸爸妈妈围绕游戏的那些既亲密又心机的互动行为，鲜活而真实，让人忍俊不禁。

小作者会讲故事，节奏推进流畅明快，背景穿插自然清晰。关于游戏“成瘾”“脱瘾”这个社会话题，无论对于孩子、大人，这篇文章都可资思考、借鉴。

——楚才评审团

枕边的识字卡



“努力去写你们真心喜欢的故事，你的文字自有光芒。”

——徐昊博

作者:徐昊博
学校:武汉市光谷第九小学
年级:四年级
指导老师:侯俊

在我的枕边，放着一个老旧的铁皮盒，那曾是奶奶童年的宝藏。

铁皮盒上印着玫瑰花图案，已经褪色暗淡了。里面装着一叠陈年的识字卡片，卡片已经泛黄，边缘被时光磨出了毛茸茸的弧度。我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张，纸质很脆，仿佛稍用力就会惊醒一场六十年的梦。

汉字斗大，墨迹在纸面上留下凸起的脉络，我用指尖轻轻描，竟能触摸到那些笔画细微的起伏。这是奶奶上学前，外曾祖父用毛笔一张张写好，自己制作的识字卡。奶奶则在背面配上自己理解、想象的图画。

这是一个汉字的小小王国，每个字都住在一张卡片上，拥有独一无二的模样与灵魂。奶奶的图画不是简单的注解，而是为每个字创造的意象世界。

“伞”字的卡片上，奶奶用钢笔画了一把巨大的油纸伞，伞下是一个简笔画小人。她说：“以前的雨是听得见的，打在油纸伞上发出‘噼噼’的声音。”我闭上眼，指尖轻划过那个“伞”字，忽然觉得它真像一把撑开的伞。汉字在我眼前活了，它不再只是需要默写的符号，而是一把能遮风挡雨、藏着故事的真实雨具。

最奇妙的是“梦”字，奶奶没有画睡觉的人，而是在卡片背面涂了一片深邃的夜空。几颗星星是用指尖蘸着银粉点上去的，至今仍闪着细碎的光。卡片右下角，是外曾祖父用极细的笔迹写的：仲夏夜，见流萤，似星坠梦。那是1967年，奶奶7岁，她说：“那天晚上萤火虫特别多，我总觉得，它们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、钻

进小孩梦里变成的。”我怔住了，一个字竟能装下一整片童年的夜空。

我和奶奶发明了一个游戏——卡片猜谜。她抽出一张画着蜿蜒波浪和小船的卡片，我猜是“船”。奶奶摇头：“是‘远’。你看，船走了，看不见了，这就是‘远’。”

另一张，画着紧闭的窗和窗外斜线，我猜是“雨”。奶奶说：“是‘等’。你看，下雨了，关着窗，等天晴，等想见的人。我恍然大悟，奶奶的图画为每个字保存了感情。

卡片底层压着一张边缘被摩挲得很光滑的空白卡片。奶奶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这张，是你太姥爷没来得及写上字的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有些字，不是用来认的，是用来想的。”她把卡片递给我，“现在，它是你的了。”

我捧起这张空白卡片，突然明白了：奶奶传给我的，是一把打开时光之门、唤醒汉字生命力的钥匙。卡片上的字是活生生的，会呼吸，会唱歌，会做梦，会等待。

如今，当我提笔写字时，笔尖下流淌的不再是枯燥的笔画。写“雨”字，那四点便是奶奶故事里屋檐下的滴水；写“海”字，那三点水便是奶奶向往却从未见过的蔚蓝色壮阔。那叠发黄的卡片静卧盒中，但上面的日月山川、草木虫鱼，都早已住进我笔尖的方寸之间。

奶奶说：真正的传承，是让古老的月光照进今天的窗棂。我半懂不懂，但带着奶奶的旧识字卡，在横竖撇捺的森林里，去寻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汉字光芒。

小作者访谈

徐昊博：盯住小细节，大胆去想象

“我们班同学都叫我‘小话痨’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”这个出生在黑龙江、跟着奶奶长大的男孩，骨子里透着一股热闹劲儿，还有一颗善于捕捉生活细节的敏感心灵。第一次参加楚才写作大会，徐昊博就凭《枕边的识字卡》获奖。

他说至今清晰地记得奶奶床头那沓泛黄的识字卡——外曾祖父用毛笔一笔一画写下汉字，奶奶则在卡片背面手绘图案。那些承载着爱与记忆的旧卡片，如今成了他枕边最珍贵的陪伴。

当看到命题《枕边的_____》时，徐昊博说自己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这些卡片。

“盯住小细节，大胆去想象。”徐昊博说出了自己的写作秘诀。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背后是日复

一日的积累。据徐昊博介绍，他每天雷打不动地阅读一小时，周末和节假日也未间断。从四大名著到科普读物，从名家散文到航天知识，他广泛涉猎，既痴迷于《西游记》里的传统文化，也好奇“火箭燃料如何持续燃烧”“胃如何消化食物”这类科学问题。《楚才文萃》也是他近期常读的。每当他读书时，妈妈也会坐在一旁，捧起一本书静静陪伴。

徐昊博有一个专属记事本，从一年级起，他每天都会记录新鲜事。“我喜欢去东湖骑车，也喜欢仰望星空，还喜欢观察小动物，比如一只蚂蚁如何进食……”生活中那些看似普通的场景，他都会捕捉细节记录下来，空闲时反复翻看，这些都成了他写作时最鲜活的素材。

在学校，徐昊博说他和同学们最爱去的地方是一楼那间两百多平方米的书吧，那里有3万余册书籍，学生可以自由借阅。学校的“玉兰读书会”、课本剧展演、古诗词朗诵会，更是给了孩子们展示自我的舞台，让阅读与表达成为校园里最动人的风景。

语文老师侯俊是点亮徐昊博写作之光的人。侯老师常说：“写作最重要的是写出真实的生活，发出真实的声音。”从一年级起，她就带着班级开展共读活动，整理专属书单，陪着孩子们在文字里遨游。

提起徐昊博，侯老师总是满脸笑意，“课堂上，他是最活跃的分享者，不管是历史还是军事知识，都能说得头头是道，自信又耀眼。”

（采写：舒筱）

本版统筹 胡蝶

书香武汉
智创未来

讲文明 树新风
长江日报公益广告